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第三卷〕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第三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12
(2009.12 重印)

ISBN 978-7-80528-997-7

I. 儒… II. ①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22 号

Ru Lin Wai Shi

儒林外史 (三)

著 者: 吴敬梓

责任编辑: 张莲英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7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26 401—31 400 册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528-997-7

定 价: 100.00 (全四册)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251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261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鲍廷玺兄弟相逢	270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279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289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298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308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319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328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337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348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357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367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378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388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397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话说鲍文卿到城北去寻人，觅孩子学戏。走到鼓楼坡上，他才上坡，遇着一个人下坡。鲍文卿看那人时，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绸直裰，脚下一双烂红鞋，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光景；手里拿着一张破琴，琴上贴着一条白纸，纸上写着四个字道：“修补乐器。”鲍文卿赶上几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会修补乐器的么？”那人道：“正是。”鲍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馆里坐坐。”

当下两人进了茶馆坐下，泡了一壶茶来吃着。鲍文卿道：“老爹尊姓？”那人道：“贱姓倪。”鲍文卿道：“尊府在那里？”那人道：“远哩，舍下在三牌楼。”鲍文卿道：“倪老爹，你这修补乐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么？”倪老爹道：“都可以修得的。”

鲍文卿道：“在下姓鲍，舍下住在水西门，原是梨园行业。因家里有几件乐器坏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还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倪老爹道：“长兄，你共有几件乐器？”鲍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拿来，还是我到你府上来修罢。也不过一两日功夫，我只扰你一顿早饭，晚里还回来家。”鲍文卿道：“这就好

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见怪。”又道：“几时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闲，后日来罢。”

当下说定了，门口挑了一担茯苓糕来。鲍文卿买了半斤，同倪老爹吃了，彼此告别。鲍文卿道：“后日清晨，专候老爹。”倪老爹应诺去了。鲍文卿回来和浑家说下，把乐器都揩抹干净了，搬出来摆在客座里。

到那日清晨，倪老爹来了，吃过茶点心，拿这乐器修补。修了一回，家里两个学戏的孩子捧出一顿素饭来，鲍文卿陪着倪老爹吃了。到下午时候，鲍文卿出门回来，向倪老爹道：“却是怠慢老爹的紧，家里没个好菜蔬，不恭；我而今约老爹去酒楼上坐坐，这乐器丢着，明日再补罢。”倪老爹道：“为什么又要取扰？”

当下两人走出来，到一个酒楼上拣了一个僻静座头坐下，堂倌过来问：“可还有客？”倪老爹道：“没有客了。你这里有些什么菜？”走堂的叠着指头数道：“肘子，鸭子，黄闷鱼，醉白鱼，杂脍，单鸡，白切肚子，生炆肉，炆肉片，煎肉圆，闷青鱼，煮鲢头；还有便碟白切肉。”倪老爹道：“长兄，我们自己人吃个便碟罢。”鲍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倌先拿卖鸭子来吃酒，再炆肉片带饭来。

堂倌应下去了，须臾，捧着一卖鸭子，两壶酒上来。鲍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坐下吃酒，因问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因甚做这修补乐器的事？”那倪老爹叹一口气道：“长兄，告诉不得你！我从二十岁上入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借这手艺糊口，原是没奈何的事。”鲍文卿惊道：“原来老爹是学校中人。我大胆的很了。请问老爹几位相

公？老太太可是齐眉？”倪老爹道：“老妻还在。从前倒有六个小儿，而今说不得了。”鲍文卿道：“这是什么原故？”

倪老爹说到此处，不觉凄然垂下泪来。鲍文卿又斟一杯酒，递与倪老爹，说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说。我或者可以替你分忧。”倪老爹道：“这话不说罢，说了反要惹你长兄笑。”鲍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说。”倪老爹道：“不瞒你说，我是六个儿子，死了一个，而今只得第六个小儿子在家里，那四个——”说着，又忍着不说了。鲍文卿道：“那四个怎的？”倪老爹被他问急了，说道：“长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我不瞒你说，那四个儿子，我都因没有的吃用，把他们卖在他州外府去了！”

鲍文卿听见这句话，忍不住的眼里流下泪来，说道：“这是个可怜了！”倪老爹垂泪道：“岂但那四个卖了！这一个小的，将来也留不住，也要卖与人去！”鲍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舍得？”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

鲍文卿着实伤感了一会，说道：“这件事，我到有个商议，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说。”倪老爹道：“长兄，你有什么话只管说，有何妨？”鲍文卿正待要说，又忍住道：“不说罢；这话说说了，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道：“岂有此理。任凭你说什么，我怎肯怪你？”鲍文卿道：“我大胆说了罢。”倪老爹道：“你说，你说。”

鲍文卿道：“老爹，比如你要把这小相公卖与人，若是卖到他州别府，就和那几个相公一样不见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多岁，生平只得一个女儿，并不曾有个儿子。你老人家若肯不弃贱

行，把这小令郎过继与我，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与老爹，我抚养他成人。平日逢时遇节，可以到老爹家里来；后来老爹事体好了，依旧把他送还老爹。这可以使得的么？”

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儿子恩星照命。我有什么不肯？但是既过继与你，累你抚养，我那里还收得你的银子？”鲍文卿道：“说那里话，我一定送过二十两银子来。”

说罢，彼此又吃了一回，会了帐。出得店门，趁天色未黑，倪老爹回家去了。鲍文卿回来把这话向乃眷说了一遍，乃眷也欢喜。

次日，倪老爹清早来补乐器，会着鲍文卿，说：“昨日商议的话，我回去和老妻说，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为定，择个好日，就带小儿来过继便了。”鲍文卿大喜。自此，两人呼为亲家。

过了几日，鲍家备了一席酒请倪老爹，倪老爹带了儿子来写立过继文书，凭着左邻开绒线店张国重，右邻开香蜡店王羽秋。两个邻居都到了。那文书上写道：

“立过继文书倪霜峰，今将第六子倪廷玺，年方一十六岁，因日食无措，夫妻商议，情愿出继与鲍文卿名下为义子，改名鲍廷玺。此后成人婚娶，俱系鲍文卿抚养。立嗣承祧，两无异说。如有天年不测，各听天命。今欲有凭，立此过继文书，永远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过继文书：倪霜峰。凭中邻：张国重，王羽秋。”

都画了押。鲍文卿拿出二十两银子来付与倪老爹去了。鲍文卿又谢了众人。自此，两家来往不绝。

这倪廷玺改名鲍廷玺，甚是聪明伶俐。鲍文卿因他是正经人

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到十八岁上，倪老爹去世了，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

自此以后，鲍廷玺着实得力。他娘说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儿，女婿。鲍文卿说他是正经人家儿女，比亲生的还疼些；每日吃茶吃酒，都带着他；在外揽生意，都同着他，让他赚几个钱，添衣帽鞋袜；又心里算计，要替他娶个媳妇。

那日早上，正要带着鲍廷玺出门，只见门口一个人，骑了一匹骡子，到门口下了骡子进来。鲍文卿认得是天长县杜老爷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爷，你几时过江来的？”邵管家道：“特过江来寻鲍师父。”鲍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儿子也作了揖，请他坐下，拿水洗脸，拿茶来吃；吃着，问道：“我记得你家老太太该在这年把正七十岁了。想是过来定戏的？你家大老爷在府安？”邵管家笑道：“正是为此。老爷吩咐要定二十本戏。鲍师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过去。”鲍文卿道：“我家现有一个小班，自然该去伺候。只不知要几时动身？”邵管家道：“就在出月动身。”

说罢，邵管家叫跟骡的人把行李搬了进来，骡子打发回去。邵管家在被套内取出一封银子来递与鲍文卿，道：“这是五十两定银。鲍师父，你且收了。其余的，领班子过去再付。”文卿收了银子，当晚整治酒席，大盘大碗，留邵管家吃了半夜。

次日，邵管家上街去买东西；买了四五天，雇头口，先过江去了。鲍文卿也就收拾，带着鲍廷玺，领了班子，到天长杜府去做戏。做了四十多天回来，足足赚了一百几十两银子。父子两

个，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尽。那一班十几个小戏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赏他一件棉袄，一双鞋袜。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实感恩，又来谢了鲍文卿。鲍文卿仍旧领了班子在南京城里做戏。

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戏，五更天散了戏，戏子和箱都先进城来了，他父子两个在上河澡堂子里洗了一个澡，吃了些茶点心，慢慢走回来。到了家门口，鲍文卿道：“我们不必拢家了。内桥有个人家，定了明日的戏，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银子秤来。”

当下鲍廷玺跟着。两个人走到坊口，只见对面来了一把黄伞，两对红黑帽，一柄遮阳，一顶大轿。知道是外府官过，父子两个站在房檐下看，让那伞和红黑帽过去了。遮阳到了跟前，上写着“安庆府正堂”。鲍文卿正仰脸看着遮阳，轿子已到。那轿子里面的官看见鲍文卿，吃了一惊。鲍文卿回过脸来看那官时，原来便是安东县向老爷，他原来升了。

轿子才过去，那官叫跟轿的青衣人到轿前说了几句话，那青衣人飞跑到鲍文卿跟前问道：“太老爷问你可是鲍师父么？”鲍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爷可是做过安东县升了来的？”那人道：“是，太老爷公馆在贡院门口张家河房里，请鲍师父到那里去相会。”说罢，飞跑赶着轿子去了。

鲍文卿领着儿子走到贡院前香蜡店里买了一个手本，上写“门下鲍文卿叩”，走到张家河房门口，知道向太爷已经回寓了，把手本递与管门的，说道：“有劳大爷禀声，我是鲍文卿，来叩见太老爷。”门上人接了手本，说道：“你且伺候着。”鲍文卿同儿子坐在板凳上。坐了一会，里面打发小厮出来问道：“门上的，太爷问有个鲍文卿可曾来？”门上人道：“来了，有手本在这里。”慌忙传进手本去。只听得里面道：“快请。”

鲍文卿叫儿子在外面候着，自己跟了管门的进去。进到河房来，向知府已是纱帽便服，迎了出来，笑着说道：“我的老友到了！”鲍文卿跪下磕头请安。向知府双手扶住，说道：“老友，你若只管这样拘礼，我们就难相与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个凳子上坐了。

向知府坐下说道：“文卿，自同你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我如今老了。你的胡子却也白了许多。”鲍文卿立起来道：“太老爷高升，小的多不知道，不曾叩得大喜。”向知府道：“请坐下，我告诉你。我在安东做了两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转了个二府，今年才升到这里。你自从崔大人死后，回家来做些什么事？”鲍文卿道：“小的本是戏子出身，回来没有甚事，依旧教一小班子过日。”向知府道：“你方才同走的那少年是谁？”鲍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儿子，带在公馆门口，不敢进来。”向知府道：“为什么不进来？叫人快出去请鲍相公进来！”

当下一个小厮，领了鲍廷玺进来。他父亲叫他磕太老爷的头。向知府亲手扶起，问：“你今年十几岁了？”鲍廷玺道：“小的今年十七岁了。”向知府道：“好个气质！像正经人家的儿女！”叫他坐在他父亲旁边。向知府道：“文卿，你这令郎也学戏行的营业么？”鲍文卿道：“小的不曾教他学戏。他念了两年书，而今跟在班里记账。”向知府道：“这个也好。我如今还要到各上司衙门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这里吃了饭，我回来还有话替你说。”

说罢，换了衣服，起身上轿去了。鲍文卿同儿子走到管家们房里，管宅门的王老爹本来认得，彼此作了揖，叫儿子也作了揖。看见王老爹的儿子小王已经长到三十多岁，满嘴有胡子了。

王老爹极其欢喜鲍廷玺，拿出一个大红缎子钉金线的钞袋来，里头装着一锭银子，送与他。鲍廷玺作揖谢了，坐着说些闲话，吃过了饭。

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来，换去了大衣服，仍旧坐在河房里，请鲍文卿父子两个进来，坐下说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门去，不得和你细谈。”因叫小厮在房里取出一封银子来递与他，道：“这是二十两银子，你且收着。我去之后，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托与人领着，你在半个月内，同令郎到我衙门里来，我还有话和你说。”鲍文卿接着银子，谢了太老爷的赏，说道：“小的总在半个月內，领了儿子到太老爷衙门里来请安。”

当下又留他吃了酒。鲍文卿同儿子回家歇息。次早又到公馆里去送了向太爷的行，回家同浑家商议，把班子暂托与他女婿归姑爷同教师金次福领着。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买了几件南京的人事——头绳，肥皂之类，带与衙门里各位管家。

又过了几日，在水西门搭船。到了池口，只见又有两个人搭船，舱内坐着。彼此谈及，鲍文卿说要到向太爷衙门里去的。那两人就是安庆府里的书办，一路就奉承鲍家父子两个，买酒买肉，请他吃着；晚上候别的客人睡着了，便悄悄向鲍文卿说：“有一件事，只求太爷批一个‘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两银子。又有一件事，县里详上来，只求太爷驳下去，这件事竟可以送你三百两。你鲍大爷在我们太老爷跟前恳个情罢。”

鲍文卿道：“不瞒二位老爹说，我是个老戏子，乃下贱之人。蒙太老爷抬举，叫到衙门里来，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爷跟前说情？”

那两个书办道：“鲍大爷，你疑惑我这话是说慌么？只要你

肯说这情，上岸先兑五百两银子与你。”

鲍文卿笑道：“我若是欢喜银子，当年在安东县曾赏过我五百两银子，我不敢受。自己知道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项钱？况且他若有理，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子来寻人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边受屈，岂不丧了阴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门里好修行。’你们伏侍太老爷，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几句说的两个书办毛骨悚然，一场没趣，扯了一个淡，罢了。次日早晨，到了安庆，宅门上投进手本去。向知府叫将他父子两行李搬在书房里面住，每日同自己亲戚一桌吃饭；又拿出许多绸和布来替他父子两个里里外外做衣裳。

一日，向知府走来书房坐着，问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过亲事么？”鲍文卿道：“小的是穷人，这件事还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有一句话，若说出来，恐怕得罪你。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个心愿。”鲍文卿道：“太老爷有什么话吩咐，小的怎敢不依？”

向知府道：“就是我家总管姓王的，他有一个小女儿，生得甚是乖巧，老妻着实疼爱她，带在房里，梳头，裹脚，都是老妻亲手打扮。今年十七岁了，和你令郎是同年。这姓王的在我家已经三代，我把‘投身纸’都查了赏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儿子小王，我又替他买了一个部里书办名字，五年考满，便选一个典史杂职。你若不弃嫌，便把你令郎招给他做个女婿。将来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这个你可肯么？”

鲍文卿道：“太老爷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尽！只是小的儿

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说了，他极喜欢你令郎的。这事不要你费一个钱。你只明日拿一个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床帐，被褥，衣服，首饰，酒席之费，都是我备办齐了，替他两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个现成公公罢了。”鲍文卿跪下谢太老爷。向知府双手扶起来，说道：“这是什么要紧的事？将来我还要为你的情哩。”

次日，鲍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回拜了。到晚上三更时分，忽然抚院一个差官，一匹马，同了一位二府，抬了轿子，一直走上堂来，叫请向太爷出来。满衙门的人都慌了，说道：“不好了！来摘印了！”只因这一番，有分教：

荣华富贵，享受不过片时；潦倒摧颓，波澜又兴多少。

不知这来的官果然摘印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话说向知府听见摘印官来，忙将刑名钱谷相公都请到跟前，说道：“诸位先生将房里各样稿案查点查点，务必要查细些，不可遗漏了事。”说罢，开了宅门，匆匆出去了。出去会见那二府，拿出一张牌票来看了，附耳低言了几句，二府上轿去了，差官还在外候着。

向太守进来，亲戚和鲍文卿一齐都迎着问。向知府道：“没甚事，不相干。是宁国府知府坏了，委我去摘印。”当下料理马夫，连夜同差官往宁国去了。

衙门里打首饰，缝衣服，做床帐被褥，糊房，打点王家女儿招婿。忙了几日，向知府回来了，择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门外传了一班鼓手，两个傧相进来。鲍廷玺插着花，披着红，身穿绸缎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亲，吹打着，迎过那边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补服，出来陪妹婿。吃过三遍茶，请进洞房里和新娘交拜合卺，不必细说。

次日清早，出来拜见老爷，夫人。夫人另外赏了八件首饰，两套衣服。衙里摆了三天喜酒，无一个人不吃。到满月之后，小王又要进京去选官。鲍文卿备酒替小亲家饯行。鲍廷玺亲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才回来。自此以后，鲍廷玺在衙门里，只如

在云端里过日子。

看看过了新年，开了印，各县送童生来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鲍文卿父子两个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这些小厮们若带去巡视，他们就要作弊。你父子两个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料几天。”

鲍文卿领了命，父子两个在察院里巡场查号。安庆七学共考三场。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到了抢粉汤包子的时候，大家推成一团，跌成一块，鲍廷玺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被鲍廷玺看见，要揪他过来见太爷。鲍文卿拦住道：“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来把那洞补好，把那个童生送进号去。

考事已毕，发出案来，怀宁县的案首叫做季萑。他父亲是个武两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选守备。发案过了几日，季守备进来拜谢，向知府设席相留，席摆在书房里，叫鲍文卿同着出来坐坐。

当下季守备首席，向知府主位，鲍文卿坐在横头。季守备道：“老公祖这一番考试，至公至明，合府无人不服。”向知府道：“年先生，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疏了；到是前日考场里，亏我这鲍朋友在彼巡场，还不曾有什么弊窦。”

此时季守备才晓得这人姓鲍。后来渐渐说到他是一个老梨园脚色，季守备脸上不觉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